

# 佛法的圓融與會通

楊政河

## 講於台灣大學晨曦佛學社學術營始業式

今天，是我中華民國七十年的元旦，在這新年度的開始，各位能犧牲假日而發心來到此地共同研究佛法，這是很令人非常欽佩的作爲；因爲佛法確實能啓示人生的究竟，認識宇宙的真理，進而解脫人世間的煩惱與痛苦，明淨我們的心性，引導我們走向光明大道，而入於理想安樂的境地。

另一方面，在立身行己、處世接物上，我們也能深受佛陀悲智願行的潛移默化，而契合無間。所以由於各位的發心爲因，我就隨緣而來到此地，隨大家來研究佛法，接受佛法的洗禮與薰陶，深覺因緣殊勝，機會難得，所以欣然將我學佛的一點心得提供出來。

### 一、研究佛法首應具備的態度

首先，我要提出「廣、深、精、通、明、切」六個字，來作爲一個研究佛學者所應具有的態度：

(一)廣：佛教經典卷帙的浩繁、義理的宏富、旨趣的精微奧妙，猶如一片茫茫煙海，其波瀾之壯闊，可謂含納萬有，令人望洋興嘆。然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因為佛教所以能源遠流長，就是根植於其博大精深之哲學義理上；因此我們年青人在學佛的領域上，必須要接觸衆多的法門，才能開闢我們的胸襟，以備將來能在如來的性海中立其體，實證悲智中廣其用，而真正開展這個亦宗教亦哲學，非宗教非哲學的全體大用。惟有廣植資糧，以期來日接引不同種類的衆生，所以應該要具有普賢菩薩所發心追求的「所有盡法界、虛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廣大佛刹法門」。

(二)深：也就是要深入經藏，才能使智慧如海。學佛者絕不可淺嚐即止，或者是皮相觀察，少得爲足；因為佛法中具足甚深微妙的道理，除了要信受奉行外，尚需要深入經藏，才能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。如果不能瞭解佛法，就像人處在暗室，有目而無所覩；而且倘若不能深入佛法的堂奧，去了解佛理，那麼就容易盲修瞎煉，而走入邪魔外道。甚至有些曲解佛理，離經叛道，像瞎人摸象，所謂「一

盲引衆盲，相牽入火坑。」這是曲解佛理而造成傷人慧命。所以我們應該效法華嚴經「入法界品」中，善財童子修道過程的五十三參，從深入萬行中去體會菩薩行，圓滿菩薩行，才能成就無上菩提心。

(三)精：精細專。在無量的佛法寶藏中，唯有根基雄厚或因緣殊勝者，才可能得其門而入。因此初學佛者，應該先精讀佛經，背誦佛經，像金剛經、心經、維摩詰經、六祖壇經、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、藥師經、法華經、觀音菩薩普門品、地藏經、阿彌陀經等都應該精讀。前四經是以般若爲主，精讀後能開智慧。行願品可以攝受尚未成熟而且具有回頓大根的衆生。普門品可以讓人了解觀世音菩薩的悲深願廣，進而能開拓我們的胸襟。藥師經能消災延壽，惟有長命百歲才能度化更多的衆生，經中所舉「八難三有」，讓人有所警惕。地藏經是佛陀對在家修行者的遺教經或孝經，常精讀可消除宿世業障。法華經可以讓人瞭解諸佛如來的祕要寶藏，發心願學諸大菩薩的精神。而阿彌陀經讓人了解西方極樂淨土的殊勝，故學佛應以極樂淨土爲至終歸處。

(四)通：所謂豁然貫通。做學問如果不能融會貫

通，就會陷於繁雜而毫無邊際。雖然說我們必須對於事物的表、裏、精、粗都要顧慮周到，但是最後勢必要能融會貫通。誠如易經繫辭傳所說：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。」也就是說，聖人要我們掌握變化無常的現象世界，就必須通觀事物的全體大用。真正能「觀會通，以御世變」，才是通儒之才。所以觀其會通，才能博通一切，進而「明體達用，綜貫古今，洞流溯源」。這也就是一位研究學問者所應該具有的態度；可是這還是屬於世間法，研究出世間法的佛學更是如此：禪和子的豁然頓悟，不是一朝一夕一年一月的短促修行所能達到的，那必須經歷多生多劫的修行，與本身的善根、福德因緣等，均應深厚具足才能成就。就像佛陀，如果沒有經過多生多劫的修行，也不可能在今生就能頓悟成佛。故學佛千萬不要好高騖遠，應該步步踏實，像禪和子要時時提起疑情，令羣疑並興，成片成團，寢食盡廢，這樣才可使你在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而達豁然貫通的境界。

(五)明：一念迷（無明）即背覺合塵，而為六道

衆生；一念回心，即背塵合覺，而為三世諸佛。達摩大師東來，有人問他，為何要來中國？他回答說：「我要找一位不被人欺的人。」這一位不被人欺的人，一定是一位明白人，他必須能做自己的主宰，要生、要死，任運自在的能來去自如於三界之中，毫無罣礙。因此，我們必須由八正道入手，對於那些還陷於妄想執著中的人們，都是因為缺乏正知正見，自度尚不能了，如何能度化他人呢？所以必須要修四禪八定，九次第定（從初禪至滅受想定，次第而入，毫無間雜），將得三明（天眼智明、宿命智明、漏盡智明）、六通（神境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天眼通、漏盡通），了達一切諸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不由他悟，才能做一個自在逍遙的解脫人。

(六)切：也就是要切切實實的覺悟，腳踏實地的

去解決問題，而不能因循苟且。作學問方面要有深一層的體察，不能空口說白話，應從人情事理方面去體驗、去應用，將平常所學的，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。禪和子常常給我們提示要「隨時隨地照顧腳

下」。所以讀書、做人與學佛，都應該互相配合，絕不可把它們當作三般事。朱熹說：「常循序而有常，致一而不懈，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，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，然後心靜理明，漸見意味；不然則廣求博取，日誦五車，亦無益於學哉！」作學問就是要切實體察，廣為活用，將自身的生命投入進去，讓它更光彩，更活躍，切實對自己有利；而且要以天下為己任，所謂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。學佛也是一樣，所謂「修行雖有多門，歸源本無二路」，修行的最終目的，就在於能證得菩提聖果；因此在「果地覺為因地心」的前提下，果是由因而感，但一本萬殊，同歸殊途，祇要門門相融，路路相通，那麼盡十方界，沒有不周遍含容的。像善財童子歷經五十三參，確實腳踏實地去參訪善知識，漸次證入法界。在因賅果海，果徹因源，因果圓融，漸頓賅羅，圓融不離行布，行布不離圓融的情況下，才能證入佛的法界。

## 二、在佛法教海中如何加以

### 圓融與會通

識：

其次，談到要探究佛法教海所應具有的廣泛認識：(一)在佛法教海中，所接觸的並不祇是平面的現實事物，佛法所要涉及的都是以通達上下古今的時空領域，它既是立體的，也是圓球形的；它所要探討的是整個宇宙人生的歸向，絕不祇是探究片面的事理而已。

(二)佛法是以能普渡一切有情眾生為目標，不祇是為接引某種特殊的根器為已足，它是要發大悲心，就像華嚴經所說：「一切諸佛以大悲心為體故，因眾生而起大悲心，因大悲心而生起菩提心，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覺。」所以佛法是以慈悲為本，以權巧方便為法門，祇要是眾生，不管你是屬於何種根器，都是我們所度化的對象。因此，研究佛學絕不能持有門戶之見。所謂「苦瓜是連根苦，甜瓜是徹根甜。」同是佛教中的各種門派，千萬不可相互排斥，對於其他宗教更應該具有寬大為懷的包容力量；甚至還要進一步的來化導邪魔外道，佛陀當年的弟子不就是他所轉化的外道嗎？

(三)佛法是可以包容、綜合各家各派的矛盾學說

，絕不是一個單純片面的極端教義；它說空說有，說性說相，均是隨順衆生的因緣，只是方便假立而分，其實不二。天台宗的慧文禪師當年的悟道因緣，就是從中觀偈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

爲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以及大智度論的「三智（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）實在一心中得」，而恍然大悟，頓了諸法無非因緣生、而此因緣有不定有；空不定空，空有不二，名爲中道，因此形成空、假、中三諦圓融；即諸法由因緣生，其自身因無自性所以是空，這一事物確是真理。然而我們不是思考空的這個特殊的原理，空也是假立而成的名詞，千萬不可將空視爲實體，所以空不能不更被否定，即空亦復空，也就是空掉因緣所生的諸法，故爲「非有」，這個非有也空，所以是「非空」，於是就成立了「非有非空」的中道；換句話說，中道是含有二重的否定意味。因此解釋爲因緣生（有）與（空）——假名（非空）——中道（非有非空）。經過如此了解，我們才可了解佛陀早期的說法，在說四聖諦、十二因緣時，特別強調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但到了晚期講法華經、涅槃經時，却要強調常

、樂、我、淨；其實這並沒有矛盾，所以會有不同，只是爲應衆生的根器，所以才方便施設的應病與藥，識病說藥的法門而已。

（四）佛法中有「表詮門」與「遮詮門」兩種。如就表詮門來講，那麼世間的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像六祖慧能所說的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覺菩提，猶如尋兔角。」可是若就遮詮門而言，那麼一切法均非佛法，因爲第一義諦是不可說，佛法究竟是不可說的。當釋迦牟尼佛將入涅槃時，文殊菩薩再度恭請世尊轉法輪，世尊叱道：「文殊！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說一字」。真正說法者無法可說。傳燈錄中記載佛陀偈法子迦葉尊者的偈語爲「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若悟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？」就是指此。雲門禪師說：「終日說事，未曾掛著一唇齒，未曾道著一字；終日著衣吃飯，未曾觸著一粒米，掛著一縷絲。」不過，絕對的佛法雖然不可說，可是相對的佛法未嘗不可說。禪宗雖標榜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然而禪師們還是要在不不可說不可說之中，方便說之；否則真理不成就爲千古絕響了嗎？而且我們發現在大藏經中，續藏的部

分，反以禪宗語錄所佔份量最多，將可得到一個明證。禪師們針對著衆生的根器，他說「有」，你即用「空」來對治；他說「空」，你可說「有」來對治；他說「常」，你即說「無常」來對治；他說「無常」，你即說「眞常」來對治，意義雖然相反，其實是相互制衡的。

(四)佛法要入門，先破我執；我執既破，即無人非我是之見。次破法執；法執既破，就沒有內教、外道之分。試問當今有幾人眞能破除我法二執呢？換句話說，由於衆生的我見太深，因此佛說「無我」來對治，可是倘若你執定「無我」爲佛法的究竟，那麼「有我」就不是佛法了。其實這也不盡然，我們看在一部經的開頭就說「如是我聞」，這個「我」字，姑且不論；但是在《大般涅槃經》第二十三卷所謂八種「大我」，又將作何解說呢？佛所說的「我」與衆生的「我」，在體、相上雖有大小之異，但是在本質上並沒有差別。譬如就像一望無際的大海，與一滴海水並無不同，因爲水量雖異，但水性却相同。所謂「三世一切佛，同共一法身」，佛是已悟的衆生，衆生是未悟之佛，在體相的自性上

，應該是相同的。衆生是不斷在迷惑造業之中，其根源都在於我愛、我痴、我見、我貪，所以佛才說「無我」來破除，可是千萬不要再執著「無我」爲究竟。

(六)歷來教理、教派的紛爭，是見仁見智的看法，千萬不要執迷不悟。禪宗是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」表面看來好像很高超；其實，禪宗一門，須得上根利器，方得有其入處。其開悟證道，都需具有時節因緣，因緣不具足，衆緣不和合，便很難成就大事因緣。而且禪宗標榜所謂「在生死中了生死，在輪迴中脫輪迴」。豈可輕易獲得呢？淨土宗講三根普被，九品往生，花開見佛，乍聽之下，似乎高於一切。而密宗却主張六大四曼，三密加持令三業清淨，三密相應，即身成佛。大家趨之若鶩，表面上又高於一切；而實際上如果佛教理路不通，即使修密，必將會執著即身成佛的殊勝，反而更會增大我慢。陳健民大德認爲「學密猶如蛇爬行，不是上昇，必將下墮。」可不慎乎！

(七)在學佛領域中，教理的圓融與否，非常重要

宗派方面誰比誰高，很難判斷，如果祇是各自施設門庭，建立本宗門口，讚己毀他，大可不必如此偏執。頓教一超直入如來地，所謂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不歷位次；而漸教三祇成佛，時間久遠，位次重要；因此便說頓教勝過漸教，這也未必盡然。對於今日的一超直入者，安知其往劫中不曾偏歷過三大阿僧劫？或者說，已經成佛之後，爲度化衆生的方便，不妨再入輪迴，再做衆生，再示現，經由衆生的修鍊過程以至成佛。橫說豎說，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嗎？而且所謂成佛，所謂度衆生，就前面的遮詮門來說，根本就沒有這一回事呢？如果說，要弄假成真，有度化衆生的那一回事，那麼淨土法門，最爲廣大，禪宗密宗都很難那樣普渡衆生。淨土是人人可修，參禪頓悟，全仗自力。念佛往生，雖多仗他力，但也要己力與之配合，如具備信願行三資糧。禪宗講唯心淨土，貴在不著相修行，所以說：即心即佛，無一心而非佛心；處處證真，無一塵非彼摩訶。往生西方淨土，既要持名，又重觀想（像觀無量壽經），雖著相也無妨。其實仔細思量，妙處即在著相，一念彌陀，一念佛心，念念

彌陀，念念佛心，移花接木，李代桃僵；一轉念間，而淨穢殊途，聖凡異趣，自他不二，何論禪淨？業海變成功德水，火坑現出妙蓮花，這不就是唯心的極致嗎？而且自他兩力的最高調和，自己的三業與諸佛的三密契合無間，不正是密宗最高成就的理論根據嗎？參禪貴在無所求，無所住；念佛是有所求，有所住。兩者顯然是有其難易之別。由於人情都怕難而就易，所以修淨土的人愈來愈多，而參禪的人却愈來愈少。對於一面參禪，一面求生西方，這是由於受到宋朝永明延壽禪師四料簡的影響，形成禪淨雙修，歷代高僧大德極力呼應，明代蓮池大師、現代印光大師等極力弘揚，於是淨土宗更爲發達，禪宗遂大衰而久已不振了。

（內）禪宗是屬於頓悟法門，其他一切法門都是漸修，頓悟與漸修本是相對的。如果專事漸修，而不求頓悟，那麼處處都是礙手礙腳，自己束縛自己，何時才能解脫呢？如果偏重頓悟，而廢棄漸修，對於那一點悟境無法永遠保住，一定不可靠的；當利那間無明業識又顯現時，怎麼辦？遇到違心之境時，你又要厭惡；遇到順心之境，你又要貪戀；人家

辱罵你，你就動氣；人家恭敬你，你就喜歡；炸彈臨頭，你不免恐懼；熱病纏身，不免昏迷。請問這時與那不悟的人有何分別？到了將來四大分散時，依舊業識茫茫，自己又不能作主了。所以古代禪宗大德要人抱定一句無意味而又不能理解的話頭，經年累月，死參下去，那原本就是一種工夫，等於你念「阿彌陀佛」一樣，並不是說話頭本身有什麼玄妙。可是一等到話頭的工夫成熟時，猛然觸機開悟，也就等於念佛工夫成熟，忽然極樂世界現在眼前一樣。所以，禪淨兩門工夫實不兩樣。如有分別，即在境界：禪的最高境界是常寂光；淨的最高境界是極樂莊嚴世界。二者也無優劣可言，只因念佛工夫成熟，尚未消盡餘業，就要憑佛威神之力，接引往生淨土，去後再修；而參禪者在開悟後，若尚有餘業未盡時，又要去六道中輪迴還宿現業。所以爲接引學人方便計，仍以淨土法門最爲穩當妥切。

(九)由於衆生莫不被夙業所縛，而淨密兩宗，皆有轉移定業的說法，以致禪宗不屑於爲此，他們認爲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因果分明，絕不可絲毫躲閃。這的確稱得起硬漢，世人若真有這樣的魄力，願意在生死中了生死，輪迴中去脫輪迴，便去參禪

吧！而且唯有如此才可允許他一門深入，此外，也應兼修其他教理（天台教觀一致說、華嚴法界觀、唯識五重唯識觀可轉識成智）爲妥；如果徒唱高調，便是人已兩誤。

真正說來，禪淨密三宗本無軒輊，但是爲了防止流弊，所以我們不得不推崇淨土念佛法門。如果是一位自信能精嚴戒律的修行者，那麼參禪學密，聽其自便，佛學原本就並不要求人人都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。但是倘若不能持戒而參禪，恐怕會墮落於狂禪而不能自知；不能持戒而學密，恐怕很容易重蹈邪魔外道。相反的，如果能夠老老實實念佛，準備念佛往生西方，那反而比較妥當。否則奉行十善，求生天界，總比留滯在人間造作種種惡業，輪迴於惡趣中還要好得多呢？

(十)古人說：「爲政不在多言，願力行之如何耳」。所以我們學佛也不在多言，貴在實修實證。證果的大小，完全從最初發心的大小來決定，如佛經說：「修行不發菩提心，譬如耕田不下種；縱能刻刻發世間善願，經於恆沙劫，不如暫時一發菩提。」古人也說：「大心一發，勝過修行歷劫。」願與大家共勉。